

还许 你一世 我一生

XU
WO
YI
SHENG

HUAN
NI
YI
SHI

秋夜
雨寒
著

他许她一生，
她便还他一世。
若仍有爱恨，
哪一世才是终点？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还许

XU
WO
YI
SHENG

你我一世

HUAN
NI
YI
SHI


CBPCIP
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

幼时，玄锦默目睹母亲惨死，隐忍发誓一定要找童家报仇。

转眼十年，他成为了皇上面前的红人，也长成了京城中最炙手可热的翩翩公子。

弱水三千，他只取童小叶这一瓢饮。他娶她，只不过是娶她父债女还。

天意弄人，明明知道，却仍深陷，玄锦默还是爱上了这个仇人的女儿。

爱恨飒沓，最初的相爱最是无瑕。

童小叶把命还给了玄家，成为玄锦默复仇的牺牲品。死前她发下毒誓，与他只爱恨这一世，从此再不与他相遇，生生世世。

他恨她，以为是一生；她爱他，相信是一世。若有来生，他若许她一生，她还他一世？

精典博维内容平台



半壁江中文网<http://www.banbijiang.com/>

明月阁小说网<http://www.mingyuege.com/>

上架建议：畅销 / 古代言情

ISBN 978-7-5502-2725-5



9 787550 227255 >

定价：29.80元

许还

XU
WO
YI
SHENG

我一生
你还一世

HUAN
NI
YI
SHI

夜寒
秋雨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许我一生 还你一世/秋夜雨寒著. —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 3

(古风古韵系列)

ISBN 978-7-5502-2725-5

I. ①许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5766 号

许我一生 还你一世

著 者: 秋夜雨寒

出版统筹: 精典博维

责任编辑: 肖 桓

策划编辑: 陈 娟

特约编辑: 王 文

装帧设计: 博雅工坊·肖杰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·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00 千字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16 21.5 印张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725-5

定价: 29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2061212 转 8050



第一章	人生若只如初见 / 001
第二章	恨不相逢未嫁时 / 010
第三章	姻缘本是前生定 / 028
第四章	一念执着笑红尘 / 037
第五章	痴情苦缠为哪般 / 054
第六章	林花柳絮乱春红 / 068
第七章	闺中女儿惜春暮 / 081
第八章	一朝春逝红颜老 / 125
第九章	料得年年肠断处 / 163
第十章	今昔明月醉晚风 / 183
第十一章	昔年相望抵天涯 / 223
第十二章	嵩云秦树久离居 / 257
第十三章	一寸相思一寸灰 / 288
第十四章	乱红飞过秋千去 / 309
第十五章	泪眼相望诺来生 / 321
尾 声	许我一生还你一世 / 338

第一章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夜雨正急。穆若兰坐在桌前陪伴着读书的儿子，静静地做着女红。玄锦默刚满十岁，生得身材修长，气宇不凡，虽为庶出却颇得玄王爷宠爱。内间传来奶娘哄六岁的玄锦颜入睡的催眠曲。

外面有人敲门。穆若兰放下手中的活计起身开门，门外站着大夫人童维的陪嫁丫头阿元。她随大夫人入府贴身服侍至今，府内上上下下皆称呼她为元姨。穆若兰客气地说：“是元姨呀，快请进。”

“谢了。夫人有事请您过去一趟，委屈三夫人晚些歇息。”元姨看一眼正在读书的玄锦默，笑着说，“锦默少爷还在读书呀，真是勤勉，难怪夫人时时夸奖，老爷也喜欢。”穆若兰心生忐忑，随着元姨出了房门。二人穿行在走廊中，吹进走廊的雨很快打湿了衣服，穆若兰这才发现自己出来得匆忙，该穿件披风才好。

“夫人也是为锦默少爷和锦颜小姐好，庶出的两位小主子过继给夫人，便算得上正房所出，以后不论是前程还是姻亲都好过如今，三夫人竟是一直不肯松口。”元姨前面慢慢地说，客气中透着几分疏离，“你入府十年，若没夫人庇护，二夫人早撵了你出去。”

前面到了大夫人的住处，门口一个小丫鬟垂头站着。

“你下去吧。”元姨冲小丫鬟摆了摆手，然后略提高些声音恭敬地对里面说，“夫人，三夫人来了。”

“请她进来吧。”夫人的声音有几分慵懒。穆若兰缓缓呼吸轻轻推门进入房中。

童维拢着床鸳鸯戏水的被子靠在床头看书，眉目端庄，一双眼睛水灵灵的，让人瞧着很是喜欢，不大瞧得出年纪。

“王爷不在，不必拘礼，坐吧。”童维放下手中的书说，“因为事情起得有些急，只得误了你休息让阿元带你过来。有关锦默和锦颜兄妹二人的事，你考虑得如何了？”穆若兰身体微微一颤。





童维笑笑说：“其实孩子过继给我，也还是你的儿女。我既然不能替王爷生下一儿半女，就只能替王爷守好这份家业。锦绣和锦程的娘本是我娘家府上的一个奴才，实在当不起王爷的家业！你并不是愚笨之人，既知我心思，这决定不至于如此难下吧？”

穆若兰喃喃地说：“锦默资质浅薄，只怕会辜负了大夫人的一片好心，他是庶出，又是幼子——”

“这么说，你还是不肯答应了。”童维眉头一皱，生气地说，“既然敬酒不吃那就等着吃罚酒吧。阿元，送客！”

元姨扯了一下穆若兰的衣袖，带她出去。穆若兰跟在元姨身后，急急跟着。

突然，前面的元姨一下子停住脚步，穆若兰一头撞在元姨身上，下意识哎哟一声，元姨快速抬手将一物丢入她刚刚张开的口中硬逼她咽下。“元姨，咳，咳——你要干什么？”穆若兰被吓得想吐出刚刚咽下的东西，只觉得胸口发闷，如同百蚁穿行，难受得厉害。

元姨见穆若兰表情痛苦，手抓着胸前的衣服，似乎是喘不过气来，眉头皱了皱说：“三夫人，这药三天后才会有效，此时不必装得如此痛苦。”

穆若兰站着，有些发晃，脸色苍白，嘴角出血，在走廊所挂灯笼的光线下，血色黑紫。

元姨脸色一变，上前扶着，搀到石凳上坐下。石凳是湿的，很凉，此时元姨也顾不得，把了脉，脱口说：“你中了毒，但是却不是我所下之药，之前你有和二夫人身边的人接触过吗？”

穆若兰摇了摇头，“今日只去庙里为锦颜祈祷，再没去过别处，大约是累着了。没事，元姨，你回去歇息吧，我再有十来步就到小院，略坐坐再走。”元姨略怔了怔转身离开。

“娘，您怎么在这儿坐着，石凳凉，小心冻着。”玄锦默不放心娘，撑伞迎到这里。“才一会儿，没事。”穆若兰微笑着摇了摇头，起身随儿子返回小院。这儿晚上的时候，只他们和奶娘四人。

“娘，您先坐会，儿子去烧些开水为您驱寒。”玄锦默递了干净的毛巾给母亲，然后匆匆赶去外面的小厨房。

房内突然传来奶娘惊恐的声音，“锦默少爷！锦默少爷！！”玄锦默几步冲进房内，看到母亲倒在地上，脸上的五官抽搐着。他见母亲大颗的汗如同雨下，头发也有些凌乱，嘴唇边上不停地涌出鲜血，颜色深到紫黑，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撞向桌腿或者一切硬的物体上。

“娘！您怎么了？！”玄锦默死死抱住母亲痛苦挣扎的身体，“奶娘，去请府里的大夫，去二夫人那儿请我父亲过来。你还杵在这儿发什么呆，快去找



人过来帮忙！”奶娘这才反应过来，慌乱地转身出去。

穆若兰数次将头撞到桌脚上，玄锦默抓不住，只得伸手点在母亲的穴位上。一抬头，看见妹妹光着小脚站在旁边，眼睛瞪得好大，呆呆地看着，吓到哭不出来。只得再将她揽在怀中。

挨到清晨奴才们过来，才匆忙告知童维，寻了大夫过来，府里却遍寻不到奶娘的踪影。

“范大夫，她怎样了？”童维面带疲倦。

范大夫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三夫人应该是中了蛊毒，此毒无药可医。”

“啧啧，何人如此心狠手辣？可怜若兰妹妹还这么年轻。”二夫人邱心玉绞着手中的丝帕，叹息说。

童维侧头冷冷看了一眼邱心玉，语气淡漠地说：“凡事等王爷回来再说吧，范大夫，你留在这儿照顾三夫人。”

一个奴才面色慌张地跑来，跪在地上说：“夫人，锦颜小姐的奶娘昨晚掉入院中荷花池内，已经断气多时。”

童维鼻中轻哼了一声说：“这药下得实在高明。”

邱心玉掩着嘴说：“天呀，难不成是奶娘下的毒手？！平日里看她老实巴交，还带过锦绣、锦程和锦默少爷，怎么会这样！”

童维不理睬邱心玉的话，淡淡地说：“阿元，我累了，扶我回房休息。”

“是，夫人。”元姨扶着童维离开。邱心玉也紧跟着离开。

玄锦默守在母亲床前，范大夫开好药嘱咐一番离开。

穆若兰有些困难地喘息着，紧紧握着儿子的手，用着极低的声音努力说：“锦默，别哭，娘不会有事，照顾好你妹妹，记得娘以前和你讲过的，万一娘不在了，你要帮娘圆了心愿。”

外面有奴才说：“三夫人，王爷来看您了。”

听见熟悉的脚步声传进来，玄锦默立刻绷紧身体，迅速擦去脸上的泪水，冲着门口进来的中年男子施了一礼，“爹，您来了。”

玄青暮点点头说：“去外面陪着你妹妹待会儿，爹要和你娘说会儿话。”

玄锦默看了母亲一眼，穆若兰冲他微微一笑，轻轻摆了一下右手。这一眼，在以后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在玄锦默脑海中消失，这是他记忆中母亲活着的最后一个画面。

“范大夫说你中了噬骨蛊毒。”玄青暮慢慢地说，“这种毒很是很受罪，范大夫说，你不过三两日的活头，且要尽受煎熬。”

穆若兰眼中闪过一丝恐惧，看着自己的丈夫。

“既然要走，本王会让你走得舒服些，不必多受其苦。”玄青暮眉头微蹙，“府中出了这种事，不可外传，让人笑话。说到底不过是妻妾争宠，竟然用了



皇上严禁使用的噬骨蛊毒，传了出去，难逃责罚。”

穆若兰眼中的恐惧加重，似乎想喊，又咽了回去。

玄青暮沉吟一下，继续说：“本王会好好待锦默和锦颜，你不用担心，小维一直未能生育，她平日里就常对本王言及她很喜欢锦默和锦颜，你走之后，本王会将他们兄妹二人过继给小维，比守在你身旁好上百倍。”

穆若兰觉得胸口一阵剧痛，眼前一黑，失了知觉，只是想着锦默锦颜终是心中不甘，眼睛生生睁开死死盯着玄青暮，玄青暮不曾提防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一回头，看到门口一个黑黑的影子，此时阳光正好，灿烂无比，他这一抬头，让外面灿烂的阳光晃了一下眼睛，再加上刚刚一吓，竟然没看清楚对方的脸。

玄锦默错愕地看着一脸惊慌的父亲，不知父亲怎么了。

“你进来干什么？！出去！”玄青暮高声斥责，然后提高声音对外面的人说，“去请夫人过来。”

童维正在绣一幅鸳鸯，阿业匆匆赶来，低声和站在门口的元姨说了几句，元姨点点头进屋对童维轻声说：“夫人，王爷身边的阿业说王爷请您过去，三夫人怕是不行了。”

童维一惊，针戳在手指上，她疼得哆嗦一下，她皱了下眉头说：“怎么会这么快？”

童维一走进院子就先瞧了瞧说：“阿元，锦颜脸色潮红，带她去让范大夫仔细瞧瞧。”

童维走进房内，迎面一股甜腥味儿扑面而来，“老爷。”

玄青暮背对着躺在床上的穆若兰，听到童维的声音，抬头看了她一眼，“你来了！她已经走了，你帮她换身衣服。阿业在外面吗？”

童维点点头，“在，锦默也在，为妻看锦颜小脸烧得潮红，就让阿元带她去请范大夫瞧瞧。”

“嗯，好。”玄青暮似乎不想说话，有些走神，顿一下说，“我去安排阿业准备后事，锦默、锦颜太小，这地方刚死了人，不吉利。从今晚开始，就让锦默和锦颜与你同住吧。”说完，抬脚走了出去。

童维觉得玄青暮有些反常，竟然让她做奴才做的事情，帮死去的穆若兰换衣服？突然，她感到一股凉气从脚底窜到头顶，童维差点昏过去。

床上的穆若兰双眼圆睁，死死盯着她，或者说，是盯着前方某个地方，皮肤已经有些灰白，表情狰狞，双手紧握成拳。胸前的被褥上，被汨汨流出的血染成刺目的红色。

以穆若兰胸口的鲜血来判断，致命位置应该在心脏，而且是一下毙命！然后，她看到了落在床脚处的匕首，是自己丈夫的。她立刻俯身捡起藏于自己怀中，双腿发软地走到箱子前，硬着头皮帮穆若兰换衣服。



玄锦默不敢相信母亲已经过世，拼命想要冲进房间，玄青暮立刻让几个身体强壮的奴才死命摁住他，不满地斥责：“锦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一个男儿，怎么像女人一样动不动就哭。”

玄锦默听不进去，看见棺材出来，想要冲上去扑到棺材上，看母亲。

“阿业，把他打晕，送到夫人那儿。”玄青暮有些恼怒地吩咐。

穆若兰的葬礼很盛大，面子比她活着时光鲜得多。玄青暮请了京城最好的法师做法事。朝中官员都来祭拜，皇上皇后也派了人过来。

玄锦默一直跪着，守灵，拜谢前来祭拜的人。磕头，再磕头，一日下来，额上血痕累累。

“哥哥，你这样，锦颜怕。”跪在一边的玄锦颜陪着哥哥磕头，额上也有了瘀青痕迹，眼睛哭得肿成一条缝，声音也哑了，“你和锦颜说说话好吗？锦颜怕哥哥不理锦颜，不要锦颜了。”

玄锦默静默无语，在灵堂不眠不休不吃不喝地守着。

玄青暮吩咐家中奴才将棺木封死，派人日夜守着，怕节外生枝，他这几日不上朝，也守在灵堂，直到下葬之日。玄锦默不走，童维和邱心玉也不能走，只得硬撑守着。

死掉的奶娘拉去野外草草地埋掉，童维让人送了些银两给她的家人，只说奶娘因患病不幸去世，府里葬了，念着她哺育了府中三位少爷一位小姐，所以送些银两给她家人。

奴才回来说：“她的相公早已经娶了新妇，生了孩子，可怜奶娘的孩子如今已经十四，在家受尽欺负，看着很是可怜。”

童维心软，让奴才领了那孩子入府。

这孩子个子矮小瘦到皮包骨，自出生就没见过生母，清汤寡水长大，得知母亲离世，并无悲伤之意，只顾闷头吃饭。

“锦颜。”童维冲元姨怀中的玄锦颜招了招手，“来这儿。”

穆若兰过世后玄锦默执意要为母亲守墓五年，玄青暮吩咐府里的奴才好生伺候，便由他在祖坟外守着。六岁的玄锦颜留在了府中由童维照看。

穆若兰是妾室，葬在祖坟外围，五十米外有一家寺院替玄王府照看祖坟，上香，诵经，玄锦默便住在那儿，他的舅舅穆若琨时常去探望。

“大娘。”玄锦颜按着父亲的吩咐改了称呼，她胆小听话，极似其母，细长的眉，眼睛是单眼皮，一笑，微弯，如同月牙。

“这是冯大柱。”童维指了指埋头吃饭的少年，微笑着说，“从现在起，他就是你的奴才，独有的奴才。”

玄锦颜眨了眨眼，不太放心地说：“大娘，他好瘦，好矮，还没有我哥哥高，能保护我吗？”



“能！”冯大柱瓮声瓮气地说，嘴里塞得满满的，“我在家什么农活都能干，我能一个人种家里所有的地，收粮食的时候，我也一个人就行。”

“他在乡下吃不饱，要干好多活，到了这儿，大娘自然会让他吃饱，他很快就会长得又高又胖。”童维温和地笑了，轻声说。

“那好吧。”玄锦颜有些勉强地答应了一声。

穆若兰的三年上坟的日子，童维安排冯大柱陪玄锦颜去坟上磕头，她则带着元姨赶去童将军府。娘家今日有事请她回去，她想趁着这个机会寻些合适的人，给锦默锦颜兄妹留着。

已经十三岁的玄锦默，一年只见一次，只觉得每一次都有惊艳之感，虽然只有十三岁，却生得比同龄的孩子高出半个多头，肩宽背直，举手投足间稳重内敛，极有气势。

又生得极为英俊，皮肤总也晒不黑，凝脂般，一双剑眉，漆黑如画，鼻梁又直又挺像极了他的父亲，却又生了一双和他母亲相同的眼睛，眼眸如星，眼角轻挑，不笑也有三分笑。

盯着人看时，专注而深情，让人心跳不止。

每次看到他总是一身的白衣，虽然有守孝之意，到底是王府的少爷，用料是极好的，穿在他身上，实在是好看。

刚进门，就听到一个豪爽的声音响起：“小妹，你来了。”

“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看着和她打招呼的男子，童维意外又开心，“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呢？”

“为了区区一个邱心玉？”童克笑了笑，“这都哪年哪月的事了。”

“说得好听，当时还能哄骗过去，后来才想起来，噬骨蛊毒岂是寻常人可以有的，难怪当时你妹夫那般做法。”童维想起旧事还有些恼意，“真真是亲情抵不过私情，你竟然为了那个邱心玉对付你的妹妹……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童克立即否认，“我当时一时贪杯喝多了说出噬骨蛊毒之事，又被邱心玉偷走用在了穆若兰身上，她应该不知道那种蛊毒可怕到何种地步，我也是觉得好玩才会偷偷弄出来一些。”

童维瞥了哥哥一眼，眼中还有些许的恼意。

童克笑着说了声：“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一样好东西瞧瞧。”然后转身离开，过了一会儿，怀中抱着个孩童折了回来。

“你什么时候又要了一个女儿？”童维眼见哥哥怀中女婴生得粉雕玉琢般可爱，立刻伸手抱了过来，“怎么没听大嫂说起过？不会是瞒着大嫂在外面偷偷生养的吧？”

“你大嫂娘家势力那么大，我可不敢生事，这孩子不是我的。”童克附在妹妹耳边，低低地快速说，“这孩子的父亲是大兴王朝的人，我在路上遇到她时，

她母亲已性命不保，哀求我替她照顾这孩子，有机会找到孩子的父亲让她认祖归宗。你大嫂生的全是男孩，一直想要个女儿，瞧这女婴长得眉清目秀，我立时就瞒了她的身世，谎称是自己所生，家中众人并不知晓。”

“这孩子叫什么？比锦颜还漂亮。”童维逗弄着女婴，轻声问。

“当时听她母亲唤她小叶，便唤作童小叶。”童克乐呵呵地说。

转眼，玄锦默为母亲守墓已满五年，十五岁的他，每日守在母亲坟前读书习武，或者去离此处不远的万龙山待上一会儿。

万龙山，山势险峻，树木茂密，山顶有一大片开阔地带。这里青蔓，野花灿烂，散落着零星怪石，偶尔有小鸟落在上面，间或松鼠嬉戏做伴。

这一日，玄锦默静静盘腿而坐。温暖的阳光洒落在脸上，就像母亲的手，温柔地抚摸着。

突然，他的眼睛猛地睁开，冷冷看着自己身前挡住阳光的身影。

“啊！我，我过来拣我的风车……”是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孩，粉嫩的外衣，头上两个小髻，同色丝带束着，手中有一个漂亮的风车在旋转，面色紧张地看着玄锦默。

玄锦默重新闭上眼睛，在山上有时也会遇到陌生人，他总是视若未见。

“我叫小叶。”女童的声音有些稚嫩，但很甜美，软软地央求着，“慧姐姐摔伤了，爹娘知道了，会骂她的。大哥哥，你帮帮我们好不好？”

玄锦默没有说话，但是睁开眼站起身来。

远处地上躺着的女孩子皱着眉，很是沮丧地看着自己的右脚。

玄锦默蹲下身子查看，不过是普通的扭伤，他伸手按在女孩子的脚踝上一用力，听到极轻微的咔嚓声，只听到阿慧“啊”的一声惊呼。

“可以了。”玄锦默冷冷地说。

“谢谢大哥哥。”小叶开心极了，“慧姐姐，还疼吗？”

阿慧试了试，没有刚才那么疼了，仍旧担心：“回去，老爷夫人一定要骂的。”

“没事，慧姐姐，是我一定要你陪我上山，爹娘不会怪你的。”小叶安慰地说着，一回头，身边已经没有了玄锦默的身影。他什么时候离开的？

玄锦默回到自己刚才打坐的地方，重新坐下，闭目，调匀气息，一套心法练完，睁开眼睛看到坐在自己对面一人远的小叶。

“你有事吗？”玄锦默冷漠地问。

小叶摇了摇头。

“我要下山了。”玄锦默站起身，向下山的路走去。

小叶想喊住他，但看他背影透出拒绝和冷漠，又咽回了就要冲出嗓子的话。她站起身走向阿慧，小小的身影，带着些许委屈。

突然她猛地撞到一个人身上：“你走路不睁眼吗？”



“大哥哥！”小叶闻声立刻抬起头，是玄锦默！他又折了回来？

此时，小叶脸上的笑容灿若头顶的阳光，让玄锦默有些晕眩。

他感觉到一只手握着自己的手，掌心柔软温暖，满是信任，像极了小时候的妹妹，也总是这样安心地握着他的手。

阿慧不敢走快，玄锦默折了一根树枝让她拄着；小叶年纪小，一路磨蹭，三个人花了两个时辰才到山下，已经接近黄昏。

前面是官道，还有许多行人，玄锦默拦了辆空着的马车，扶小叶和阿慧上车。夕阳染红了云霞，宛如火焰，极是好看。

“知道她是谁吗？”穆若琨不知何时出现在玄锦默身边。

玄锦默摇了摇头。

“她是你仇人童克的女儿。”穆若琨的声音有些嘶哑，说话的语速也很慢，“若兰就死在她父亲手中，我查过，那种噬骨蛊毒只有童将军府有。”

玄锦默表情冷漠，脑中是母亲在棺木中的景象，那双无法合拢的双眼每每让他在噩梦中惊出一身冷汗。胸前匕首直插心脏。她的拳头紧握，舅舅不得不折断母亲的骨头，才从手心中取出撕扯下的珠子。

墨绿色，色泽上佳，全无杂质，日常父亲束在腰间，一共有七颗，这是其中一颗。

这把匕首，他熟悉得很，父亲随身携带，是皇上所赐。

玄锦默一直没有对舅舅说过这件事。

风吹过，有了几丝凉意。看着墓上青草，穆若琨眼中闪过一丝悲哀，他长长地叹息一声，眼中充满仇恨。“五年期满，你要回去了。走之前，舅舅要送份成人礼物给你。”

入夜，京城街头，人声鼎沸。

息鸾阁，大红的灯笼照得亮如白昼，进进出出的达官贵人一个个满面红光，娇声软语，扑鼻之香令人陶醉。

穆若琨带着玄锦默直奔三楼。

“哟，穆大官人，您来了……”一个略带撒娇的声音响起，一股醉人的香气直扑二人鼻端，“哟，这是哪家的公子呀，长得真是讨人喜欢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嘻嘻，他还会脸红——”

穆若琨沉声说：“这是我外甥，叫什么不重要，我今天过来，是有事相求。”

“您说，媚娘一准地赴汤蹈火！”女子徐娘半老，说着话时，手已经搭在穆若琨的肩上，人也贴近了许多。

穆若琨对玄锦默说：“这是于媚娘，息鸾阁的头牌，如今的老板。媚娘，我要你教会他如何让天下女人忘不了他。”

于媚娘笑着，上上下下打量玄锦默，看得玄锦默差一点掉头就走。

看了好一会儿，娇媚地开口说：“嗯，是挺不错的一个雏儿，头次吧？长得还不错，眉眼英俊，尤其是这桃花眼——好，成交。不过，我是个生意人，这可得预先交上些定金，免得我教好了，自己又迷上了，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”

穆若琨掏出一打银票，丢给于媚娘，“时间不可长，一个月，他必须成为一个足够让人动心的男子！”

“成交！”于媚娘甜甜一笑，伸手一握玄锦默的手，“来，我们开始。”





第二章

恨不相逢未嫁时

春暖花开的五月中旬，童家大少爷童华安和玄家小姐玄锦颜喜结连理，这是一个再晴朗不过的天气，和风扑面，柳绿花红。

二十六岁的童华安已有两房妾室，那年初见玄锦颜，一直深为喜欢，曾经和姑姑说过，姑姑允诺等玄锦颜十六岁时就嫁他为妻，所以，虽有妾室，正室之位一直空着。

童府上下一片热闹。童华安一身喜服，脸上带着略显傲慢且自信的微笑，等候玄家的花轿进门。

府内回廊处种着一大丛盛开的月季，有红有黄，独独白色的花被预先摘了去。隐约的香气浮动，不似玫瑰般扑鼻，倒也好闻。

月季花后站着一位二十出头的女子，一身桃红的衣，一张俊俏的面容，红艳艳的唇咬出牙齿的痕迹，妩媚的眼中带着愤怒和不甘，似乎喷得出火来。

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，鼓乐齐鸣，人声鼎沸，奴才在门口高声传着客人和贺礼的名称。

突然，她觉得背后有一道目光，虽未回头，仍感到被人看透般的难受，“哪个没有规矩的奴才！不去前面忙着，在这儿偷懒！”

走廊处倚坐着一个人，坐于干净的走廊长台上，靠着石柱，年纪不大，一身白衣。

今天是童家大少爷童华安娶妻的大好日子，竟然有陌生人着一身白衣坐于此处？

这人看着面生，但长得很好看，尤其一双眼睛，眼神深情而冷酷，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在这人眼中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

“你，是来讨喜酒喝的吗？”姜秀萍不忍指责，轻声问。

玄锦默微微一笑，有些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姜秀萍，童老太太的远房亲戚，原本是童老太太的贴身丫鬟，如今是童大少爷的三房。”

姜秀萍一愣，脱口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玄锦默微微一笑，站起身向前走了两步。姜秀萍发现，他身上的白衣确切地讲不是纯白色，而是近乎白色的银色，腰间束的带上缀着一块通透清澈的墨玉，鸡蛋大小，质地上佳。这种玉，只有出身显贵之人才可佩戴，寻常人家，纵然富可敌国也不可拥有，最起码不可以人前炫耀。

乌蒙国例来等级森严，越规者，凌迟处死。

他着银白之色，仅次于黄色，必定是朝中重臣，或者世袭王孙。

玄锦默伸手于花丛中摘下一朵黄色月季，凑于鼻端嗅了嗅。看着姜秀萍，语气中略带萧瑟，“姜秀萍，你容得下新人还是新人容得下你？”

姜秀萍脸上闪过一丝愤怒。

玄锦默手中的花掉在了地上，也不去拾，转身离去，随意踩过，“新人入门，岂能容你，你无儿无女，何必存活？”

话音未落，人已不见，刚才明明是鞭炮锣鼓喧天，却为何此人言言句句入耳？！他究竟是谁？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

玄家的花轿停在门口，并不入内，喜婆站在轿旁，手中拿着帕，面有难色地看着迎在门口的童家众人。

“为何到了门前却不入内？”童克微笑着问，“是我们府上准备得不够妥当？”

“是她——”玄锦默手指指向众人之后，“她入门在先，又挡于此处，锦颜如何入门？”

所有的人，立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。

姜秀萍站在大门正对的位置，一身桃红的衣服，精致的妆容。恍惚的表情在外人看来是一种冷漠和傲慢！她是小妾，却如此堂而皇之地挡着花轿前行的路，完全不管不顾表明她讨厌新人进门。

“舅舅，府上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玄锦默客气地问。

童华安一脸的恼怒和尴尬，紧走几步到了姜秀萍的跟前，压低声音，恼怒地说：“你跑到这里干什么？！快回去！”

姜秀萍也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儿？她眉头微蹙，她是不高兴，可是，她只是想要偷偷看看新人模样，只打算躲在那丛月季花后瞧瞧的？！可现在，她只觉得整个人僵在原地动弹不得半分。

“来人，我们先回吧，等到府上处理妥当，再亲自去玄王府接人吧。”玄锦默礼貌客气地说。

四个轿夫立刻抬了花轿转了方向，玄锦默纵身上马，带着人随花轿离开。

除了几个偶尔炸响的鞭炮，鼓乐已经完全停止，童府上下僵在那儿。

从玄家到童家，中间要经过万龙山前的山路。今天玄家的花轿送新娘要经过此处，山路从头封到尾，路上根本看不到任何人。